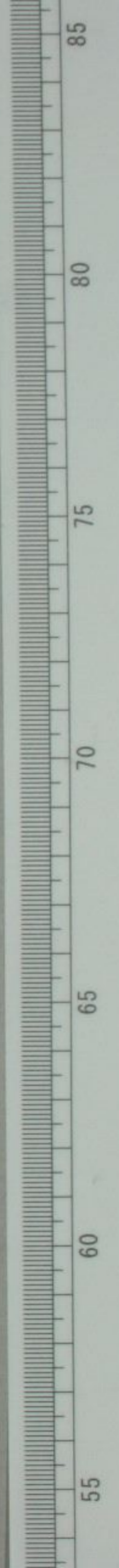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24



文庫 11
D292
24

宋史卷九十四

河渠志第四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書事前書右丞相監脩國史碩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鄭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置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河渠四

汴河下
金水河

洛河
白溝河

蔡河

廣濟河
京畿諸渠

白河三白渠
鄧許諸渠附

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閉
脩堤防通漕纜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
患黃河啣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

高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九十四

河渠志

御製文庫

010190564385

可爲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爲渠引洛入汴范子淵知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王仙山索水出嵩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爲塘添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牌一以限水勢兩旁瀉湖陂樂皆可引以爲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于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二年正月使還以爲工費浩大不可爲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爲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槌爲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爲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豬水爲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于黃河上下置牐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卽洛河舊口置水達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卽以魏樓榮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脩護

黃河南堤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以用臣都
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祭告河道侵
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爲瘞藏六月戊申清汴成
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凡
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爲堤總長一
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閉汴口徙官吏河清卒
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
赴汴口開脩河道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
河道漫闊多淺溢乞狹河六十里爲二十一萬六千步
詔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屯浮堰五年三月宋用臣
言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
河畢工六年八月范子淵又請於武濟山麓至河岸并
嫩灘上脩堤及壓埽堤又新河南岸築新堤計役兵六
千人二百日成開展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
丈役兵四萬七千有奇一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
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堤岸今近京
惟孔固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
入廣濟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萬勝鎮舊減水河
汴河北岸脩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
刁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工詔從

其請仍作二年開脩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八月詔罷營
閉縱其分流止護廣武三埽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
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
溢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
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
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
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
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工役
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
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門歲歲不
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
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
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
不以爲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爲恠甚非陛下
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
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
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
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
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
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

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卽
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
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爲雨水
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
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
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月遂罷水匱四年冬御
史中丞梁燾言嘗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
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卽大
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
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
之上峻起東西堤闢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
間缺爲斗門名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
水本清而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
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
足以爲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爲欺罔
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爲慮而不知新沙
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流
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
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
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爲令之計宜復爲汴口仍引大

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
爲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爲京師之安省
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
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
閉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入路商賈大舶以供京
師之饒爲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
屋盡廢餽錢爲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費而成大利
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
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
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二之水流
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
幸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臥北故
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臥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
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
但闢百餘步卽可以通水三分旣永爲京師之福又減
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旣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爲順便
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
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
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水入汴紹
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武埽危

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
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欄水簽堤丁巳帝
諭執政曰河埽久不脩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
廣武埽壞河洛爲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
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
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決口與清汴絕
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
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
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
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爲萬世利自
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
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
武濟山下尾廢堤枯河基址增脩疏導回截河勢東北
行留舊埽作遙堤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
臣陳祐甫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尚書蔡京言本
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三而
汴口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稱自元豐
二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豐條例明
年正月庚戌用臣亦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放
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卽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

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道清泚
本意今欲十日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及凍解止將
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流自無壅遏
之患從之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李仲
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運建言西京鞏縣
河縣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廣
武一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昨自宋用臣創
置導洛清泚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埽埽
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況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別
爲之計患起不測恐之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
講究興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
河流且無壅遏決溢之患望遣詣河事官相視施行又
乞復置泚口依舊以黃河水爲節約之限罷去清泚牌
口四年閏二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
大曰龍坑及三十六陂克水匱以助泚河行運詔賈種
民同琰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五月乙亥都
提舉汜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泚口爲洛口名泚河
爲清泚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溢而助
行流元祐間却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遶上流入
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脩狹河身丈尺

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脩濬通放洛水及依舊
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知樞密院
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爲天源河蓋有深意元祐中
幾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濁流乃當世靈長
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爲國姓福地此衆人所知
何可廢也十二月詔京城內汴河兩岸各留堤面丈有
五尺禁公私侵牟元符三年徽宗卽位無大改作汴渠
稍湮則浚之大觀中言者論胡師文昨爲發運使創開
泗州直河及築簽堤阻遏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
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
百萬計狂妄生事誣奏罔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
文由是自知州降克宮觀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
水浸城外官寺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
起居郎李綱奏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
故今事起倉猝遐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
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
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 或淹浸旬時因以
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
各具所見擇其可採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
失職隄防不脩非災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水下

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已七月壬子都提
舉司言近因野水衝蕩沿汴堤岸及河道淤淺若止役
河清功力不勝望俟農隙雇夫開脩從之五年十二月
庚寅詔沿汴州縣創添攔河鎖柵歲額公私不以爲便
其遵元豐舊制靖康而後汴河土流爲盜所決者數處
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
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
舊綱運沓來兩京糧始足又擇使臣八員爲沿汴巡檢
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

溢云

洛水貫西京多暴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
脩天津橋成甃巨石爲脚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勢石
縱縫以鐵鼓絡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來上降詔褒美
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菜市橋鑿渠
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導以通汴

蔡河貫京師爲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澠水以通舟閔
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于蔡是爲惠民河洧水自許
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澠水出鄭之大隗山注
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令堅白鴈丈八
溝京索令西河褚河湖河雙河樂霸河皆會焉猶以其

淺涸故植木橫棧棧爲水之節啓閉以時太祖建隆二年四月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距通許鎮二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水南入潁川乾德三年二月令陳承昭率丁夫數千鑿渠自長社引潁水至京師合閔水潁水本出密縣大隗山歷許田會春夏霖雨則泛溢民田至是集成無水患閔河益通漕焉太宗淳化二年以汜水汎溢浸許州民田詔自長葛縣開小河導潁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真宗咸平五年七月京師霖雨溝洫壅惠民河溢泛道路壞廬舍知開封府寇準治丁岡古河泄導之大中祥符元年六月開封府言河氏縣惠民河決遣使督視完塞二年四月陳州言州地洿下苦積潦歲有水患請自許州長葛縣浚減水河及補棗村舊河以入蔡河從之九年知許州石普請於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漕京師遣使按視四月詔遣中使至惠民河規畫置壩子以通舟運仁宗天聖二年二月崇儀副使巡護惠民河田承說獻議重脩許州合流鎮大河堰斗門剗開減水河通漕省迂路五百里詔遣使按視以聞五年八月都大巡護惠民河王克基言先準宣惠民京索河水淺小緣出源西京鄭許州界惠民河下合橫溝白鴈溝京索河下合西河

湖河雙河樂霸河丈八溝各爲民間截水蒔稻灌園宜
令州縣巡察七年王克基言按舊制蔡河斗門棧板須
依時啓閉調停水勢嘉祐三年正月開京城西葛家岡
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請自祥符縣界葛
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以
紓京城之患神宗熙寧四年七月程昉請開宋家等堤
畎水以助漕運八月三班借職楊琰請增置上下壩牌
蓄水以備淺涸詔琰掌其事六年九月戊辰將作監尚
宗儒言議者請置蔡河木岸計功頗大詔脩固土岸八
年詔京西運米于河北於是候叔獻請因丁字河故道

鑿堤置牌引汴水入于蔡以通舟運河成舟不可行尋
廢十月詔都水監展惠民河欲便脩城也九年七月提
轄脩京城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
索簽入副堤河下合惠民都水監謂不若於順天門外
簽直河身及於染院後簽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
京索河實爲長利從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言
惠民河脩簽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大觀
元年十二月開異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
之請也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畿監司視
蔡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

廣濟河道導河水自開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漕
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
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
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詔左監門衛將軍陳
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
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
漕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脩
五丈河役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
引五丈河造西水磴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發近
縣丁夫浚之廣濟河真宗景德二年六月開封府言西京
沿汴萬勝鎮先置斗門以減河水今汴河分注濁水入
廣濟河堙塞不利帝曰此斗門本李繼源所造屢詢利
害以爲始因京索河遇雨卽汎流入汴遂置斗門以便
通洩若遽壅塞復慮決溢因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門水
雖甚大而餘波亦可減去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
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路役
旣成遣使覆視繪圖來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勢極淺
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積之險非可漕運罷之仁宗天
聖六年七月尚書駕部員外郎閻貽慶言五丈河下接
濟州之合蔡鎮通利梁山灤近者天河決蕩溺民田壞

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請治五丈河入夾黃河因
詔貽慶與水官李守忠規度計功料以聞神宗熙寧七
年趙濟言河淺廢運自此物賤傷農宜議興復以便公
私詔張士澄楊琰脩治八月都提舉汴河堤岸司言欲
於通津門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下通廣濟以
便行運從之八年又遣琰同陳祐甫因汴河置滲水塘
又自孫賈斗門置虛堤八滲水入西賈陂由減水河注
霧澤陂皆爲河之上源九年詔依元額漕粟京東仍脩
壩牐爲啓閉之節九年三月詔遣官脩廣濟河壩牐元
豐五年二月癸亥罷廣濟輦運司移上供物自淮陽軍
界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爲名命張士澄都大提舉七月
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沂流入汴遠近險
易較然廢之非是詔監司詳議七年八月都大提舉汴
河堤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澁若因脩京
城令役兵近汴穴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
漕舟可通是一舉而兩利也從之哲宗元祐元年詔斥
祥符霧澤陂募民承佃增置水匱又卽宣澤門外仍舊
引京索源河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皆以爲廣濟淺澁
之備三月三省言廣濟河輦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
河輦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

言廣濟河以京索河爲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卽
令於宣澤門外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
廣澤河源以通漕運從之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
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
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
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于五
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歷後苑內庭池
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
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爲大輪激之南注晉王第眞宗大

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自天波
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
以礮甃植以芳木車馬所經又累石爲間梁作方井官
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
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
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
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
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旣導洛通
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
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洒掃至徽宗政和

間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
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重和元年六
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牐濬澄水道
水入內庭池籟旣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
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以助之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纒勝百斛船踰月不
雨卽竭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士邢
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
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
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
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其役咸平
六年用之爲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治白溝河
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
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爲源徹真楚州開平
河置牐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
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
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
窮之利也當別爲漕河引黃河一支乃爲經久焉京曰
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爲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
然之詔劉瑄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濰河

至于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脩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
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
赴役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
近者失於疏浚爲害甚大於是輟夫脩治而白溝之役
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脩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
不可爲而卿獨見可爲安石曰果不可爲罷之誠宜若
可爲卽俟時爲之何必計較人言也徽宗政和二年十
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濟含暉門外白溝河開堰放
水仍舊通流

京畿溝洫汴都地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潦真宗景德二
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毀官水碓三所三年分
遣入內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
都每歲春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卽施工者帝聞之
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雨潦暴集無所壅
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德權治溝
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渦河五年三月帝
宣示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渠雖屢鈐轄仍令內侍分察
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司與內殿承制閣
門祗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舡置八字水口通流兩
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

從之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張君平等言準敕
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
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
浚之州縣計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
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
令償其費三約束官吏毋歛取夫衆財貨入已四縣令
佐州守倅有能勸課部民自用工開治不致水害者叙
爲勞績替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
古河渠中脩築堰埭截水取魚漸至澱淤水潦暴集河
流不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廣
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爲堤
埽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
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爲率有廣狹不等處折計之則畢
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已淤平今爲
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爲除其賦詔令頒行神
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內溝河至多而諸縣各
役人夫開淘十纜二三須二三年方可畢工請令府界
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功料據合差夫數以五
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淘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
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

差官溝畎元豐五年詔開在京城濠闊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水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脩治橋梁毋使病涉

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三年正月西京轉運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廻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達于京師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汝穎許蔡陳鄭丁夫及諸州兵凡數萬人以弓箭庫使王文寶六宅使李繼隆內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等護其役斬山墜谷歷博望羅渠少拓山凡百餘里月餘抵方城地勢高水不能至能獻復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運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墜廢焉端拱元年供奉官閣門祗候閻文遜苗忠俱上言開荆南城東漕河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荆峽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詔八作使石全振往視之遂發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漢江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

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淳化二年秋縣民杜思淵上書言涇河內舊有石堰以堰水入白渠溉雍耀田歲收三

萬斛其後多歷年所石墜壞三白渠水少溉田不足民頗艱食乾德中節度判官施繼業率民用梢穰笆籬棧木截河爲堰壅水入渠緣渠之民頗獲其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則堰輒壞至秋治堰所用復取於民民煩數役終不能固乞依古制調丁夫脩壘石墾可得數十年不撓所謂暫勞永逸矣詔從之遣將作監丞周約已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而止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按舊史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畝收一鍾白渠亦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凡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者不及二千頃皆近代改脩渠堰浸墮舊防繇是灌溉之利絕少於古矣鄭渠難爲興工今請遣使先詣三白渠行視復脩舊迹於是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山足岸壁頽壞墜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

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隕圯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卽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脩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堰廢壞已久杜思淵嘗請興脩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欲令自今溉田旣畢命水工拆堰木實於岸側可克二三歲脩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司其事置署於涇陽縣側以時行視往復甚便又言鄧許陳穎蔡宿亳七州之既有公私閑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以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墾闢之地內南陽界鑿山開道疏通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防埭大者長三十里至五十里闊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溝渠大者長五十里至百里闊二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尺

宋史卷九十四
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頗甚欲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時著作佐郎孫冕總監三白渠詔冕依選等奏行之後自仲山之南移治涇陽縣其七州之田令選於鄧州募民耕墾皆免賦入復令選等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察未幾而罷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關中河渠之利請遣官行鄭白渠興脩古制乃詔太常博士尚賓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介公廟迴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畎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既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

宋史卷九十四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九十五

河渠志第四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鑾國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河渠志

漳河 滹沱河 御河 塘樂綠邊諸水
河北諸水 岷江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洺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
合流其後變徙入于大河神宗熙寧三年詔程昉同河
北提點刑獄王廣廉相視四年開修役兵萬人袤一百
六十里帝因與大臣論財用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

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勞民先王所謹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會京東河北大風三月詔曰風變異常當安靜以應天災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中書格詔不下尋有旨權令罷役程昉憤恚遂請休退朝廷令以都水丞領淤田事於河上五月御史劉摯言昉等開修漳河凡用九萬夫物料本不預備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逼人夫夜役踐蹂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而昉等妄奏民間樂於工役河北廂軍剗刷都盡而昉等仍乞於洺州調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具急切擾攘至於如此乞重行貶竄以謝疲民中丞楊繪亦以爲言王安石爲昉辨說甚力後卒開之五年工畢昉與大理寺丞李宜之知洺州黃秉推恩有差七年六月知冀州王慶民言州有小漳河向爲黃河北流所壅今河已東乞開濬詔外都水監相度而已

滹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

深州祁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
盧河增治之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
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爲患甚大諸司累
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爲便順而屯
田司懼填淤塘灤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
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
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
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
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
使周革言熙寧中程昉於真定府中渡創繫浮梁增費
數倍旣非形勢控扼請歲八九月易以版橋至四五月
防河卽圻去權用船渡從之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
于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
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先
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
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
第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
雖於河流爲順然其間漫淺沮如費工尤多不若開烏
欄堤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入五股河復故道尤

便遂命河北提舉糴便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
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洺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
以寒食後入役三年正月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
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
十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
兩州舊以次邊未嘗差夫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
食後入役比滿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庠
相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卽亟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
量減差夫而輟修塘堤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
河漕運通流不宜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
二千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
提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闕遷宮苑
副使四年命昉爲都大提舉黃御等河八年昉與劉瑄
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
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其利有五王供
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橫絕沙
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漲
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啓閉無衝注
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一
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九年秋昉

奏畢功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功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卽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濬況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觀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及壞久來行運儻謂通江淮之漕卽充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于北京自北京和雇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却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堤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疎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奈何反欲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修固御河堤防方議開置河口况御河堤道僅

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疆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充爲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爲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牖例放舟船實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至應接沿邊權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牖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楫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滄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冗堤引河而置牖之地纔及隄身之半詢之士人

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堤者
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礮水暴漲則河身乃在牌口
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
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
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楫其數止此而萌每歲
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
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堤堰新口存
新隄而勿治庶可以銷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
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
輓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元豐五年提舉河北黃河隄
防司言御河狹隘隄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
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旣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
周輔復請開機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每
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
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爲漲水所冒亦或湮沒
哲宗紹聖三年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始奏大河
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徽宗崇
寧元年冬詔侯臨同北外都水丞司開臨清縣埧子口
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
恩冀滄州未靜軍積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黃河漲入

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御河東堤爲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強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柳爲樁木

塘濼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河北屯田司緣邊安撫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淺深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爲一水衡廣

一百二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渠爲一水西合鵝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爲一水衡廣一百一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汶淀得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爲一水衡廣七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砦合糧料淀迴淀爲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德中契丹南牧以霸州信安軍爲歸路東南起保安軍西北雄

州合百水淀黑羊淀小蓮花淀爲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蓮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池淀疇淀白羊淀爲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合齊女淀勞淀爲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起安肅慶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爲塘衡廣三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沈苑汜自保州西合雞距泉尚泉爲稻田方田衡廣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汜泊自何承矩以黃懋爲判官始

開置屯田築堤儲水爲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並邊諸河若滹沱胡盧永濟等河皆匯于塘天聖以後相循而不廢仍領于沿邊屯田司而當職之吏各從其所見或曰有兵將在契丹來云無所事塘自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爲根本或者則曰河朔幅員二千里地平夷無險阻契丹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

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爲兩岐而朝廷以契丹出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仁宗明道二年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曰臣嚮爲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嘗陳備邊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爲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爲扼塞臣聞太宗朝嘗有建議置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此以引水植稻爲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爲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雞距泉分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漑甚便願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懷敏共主其事數年之後必有成績帝遂密敕平與懷敏漸建方田侍禁劉宗言又奏請種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契丹也後劉平去真定懷敏猶領屯田司塘自益廣至吞沒民田蕩溺丘墓百姓始告病乃有盜決以免水患者懷敏奏立法依盜決堤防律景祐二年懷敏知雄州又請立木爲水則以限盈縮寶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

屯田司言欲於石塚口導水濟河水以注緣邊塘泊請免所經民田稅從之時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慶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十縣且曰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四月庚辰復書曰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爲衍溢之患旣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遼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灤何爲者哉一葦可杭投筆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帝問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誇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遼騎也帝深然之七月契丹復議和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畝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各不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是歲劉宗言知順安軍上言屯田司濬塘水漂招賢鄉六千戶五年七月初與契丹約罷廣兩界塘淀約旣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以毋張皇使契丹有詞而葛懷敏獨治塘益急是月懷敏密奏曰前轉運使沈邈開七汲口泄塘水臣已亟塞

之知順安軍劉宗言閉五門幘頭港下赤大渦柳林口
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已復通之令注白羊淀矣邈宗言
朋黨沮事如此不譴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
妄乞改水口者重責之嘉祐中御史中丞韓絳言宣祖
已上本籍保州懷敏廣塘水侵皇朝遠祖墳近聞詔旨
以錢二百千賜本宗使易葬此虧薄國體尤甚物論駭
歎願請州縣屏水患而已知雄州趙滋言屯田司當徐
河間築堤斷水塘堤具存可覆視也宜開水竇六十尺
修石限以節之咸可其奏八年河北提點刑獄張問言
視八州軍塘出土爲堤以畜西山之水涉夏河溢而民
田無患亦施行焉神宗熙寧元年正月復汾州西河濼
濼舊在城東圍四十里歲旱以溉民田雨以瀦水又有
蒲魚菱芡之利可給貧民前轉運使王沿廢爲田人不
以爲便至是知雜御史劉述請復之是歲又遣程昉諭
邊臣營治諸濼以備守禦五年東頭供奉官趙忠政言
界河以南至滄州凡三百里夏秋可徒涉遇冬則水合
無異平地請自滄州東接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棗數
年之間可限契丹然後施力耕種益出租賦以助邊儲
詔程昉察視利害以聞六年五月帝與王安石論王公
設險守國安石曰周官亦有掌同之官但多侵民田特

以爲國亦非計也太祖時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軼
他日樞密院官言程昉放滹沱水大懼填淤塘灤失險
固之利安石謂滹沱舊入邊吳淀新入洪城淀均塘灤
也何昔不言而今言乎蓋安石方主昉等故其論如此
六年十二月癸酉命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閻士良
專興修樸椿口增灌東塘淀灤先是滄州北三堂等塘
灤爲黃河所注其後河改而灤塞程昉嘗請開琵琶灣
引河水而功不成至是士良請堰水絕御河引西塘水
灌之故有是命七年六月丁丑河北沿邊安撫司上制
置沿邊浚陂塘築堤道條式圖請付邊郡屯田司又言
於沿邊軍城植柳蒔麻以備邊用並從之九年六月高
陽關言信安乾寧塘灤昨因不收獨流決口至今乾涸
於是命河北東西路分遣監司視廣狹淺深具圖本上
十年正月甲子詔比修築河北破缺塘堤收匱水勢其
信安軍等處因塘水減涸退出田土已召人耕佃者復
取之元豐三年詔諭邊臣曰比者契丹出沒不常不可
全恃信約以爲萬世之安況河朔地勢坦平略無險阻
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水實爲礙塞卿等當體朕意協
力增修自非地勢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廣用
謹邊防蓋功利近在目前而不爲良可惜也六年十二

月定州路安撫使韓絳言定州界西自山麓東接塘淀
綿地百餘里可瀦水設險詔以引水灌田陂爲名誓宗
元祐中大臣欲回河東流者皆以北流壞塘樂爲言事
見前篇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詔曰瀦水爲塘以備汎
濫留屯營田以實塞下國家設官置吏專總其事州縣
習玩歲久隳壞其令屯田司循祖宗以來塘堤故迹修
治之毋得增益生事大抵河北塘樂東距海西抵廣信
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舟故指爲險固之地其後淤澱
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自是堤
防壞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爲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
興國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抵于遼境
者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
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
陳恕爲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爲副使右諫議大
夫樊知古爲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爲副使欲大
興營田也先是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未
嘗敢由此路入每歲數擾順安軍議者以爲宜度地形
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所以實邊
廩而限契丹雍熙後數用兵岐溝君子館敗衄之後河

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閑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營堡營田之議遂寢淳化二年從河北轉運使請自深州新砦鎮開新河導胡盧河分爲一派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運胡盧河源於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鎮入深州武疆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寧中內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遣官按視永靜軍判官林伸東光縣令張言舉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昉言地勢最順宜無不便仍復遣劉璿李直躬考實而璿等卒如昉言伸等坐貶官四年春詔六宅使河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爲屯田用實軍廩且爲備禦焉初臨津令黃懋上封事盛稱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洎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張從古同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事仍以懋爲大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所經畫悉如懋奏真宗咸平四年知靜戎軍王能請自姜女廟東決鮑河水北入閻臺淀又自靜戎之東引北注三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而南又壅使北流而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復請自靜戎軍東擁鮑河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軍之西引入威

虜軍置水陸營田於渠側濟等言役成可以達糧漕隔
遼騎帝許之獨鹽臺淀稍高恐決引非便不從其議因
詔莫州部署石普并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普引軍壁
馬村以西開鑿深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壕溝悉如
此則遼人倉卒難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轉運使
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洺河至趙州有詔褒之
三月西京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泥姑海口章口復置
海作務造舟令民入海捕魚因偵平州機事異日王師
征討亦可由此進兵以分敵勢先是置船務以近海之
民與遼人往還遼人嘗泛舟直入千乘縣亦疑有鄉導
之者故廢務至是令轉運使條上利害既而以爲非便
罷之景德元年北面都鈴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
三十二里至定州醜而爲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里會
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
趙彬堰徐河水入雞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
民灌溉饒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詔滄州乾寧軍謹視斗
門水口壅潮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溉廕四年五月知
雄州李允則決渠爲水田帝以渠接界河罷之因下詔
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事姑務息民自今邊城
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得輒有濬治大中祥符七

年四月涇原都鈐轄曹瑋言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
濬爲渠令民導以溉田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
渠入城民庶便之並詔嘉獎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
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
最多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僞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
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
幾利在畜水以限遼騎而已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陝
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準敕相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
白家場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
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
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
姚暹決堰濬渠自陝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
五代亂離迄今湮沒水甚淺涸舟楫不行詔三司相度
以聞神宗卽位志在富國故以劭農爲先熙寧元年六
月詔諸路監司比歲所在陂塘堙沒瀕江圩埤浸壞沃
壤不得耕宜訪其可興者勸民興之具所增田畝稅賦
以聞二年十月權三司使吳克言前宣城令朱紘治平
間修復木渠不費公家束薪斗粟而民樂趨之渠成溉
田六千餘頃數邑蒙其利詔遷紘大理寺丞知北陽縣
或云紘之木渠繞山度溪以行水數勤民而終無功十

一月制置三司條例司具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元無陂塘圩埤堰溝洫而可以創修或水利可及衆而爲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遠爲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通者縣有廢田曠土可糾合興修大川溝瀆淺塞荒穢合行濬導及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廢壞可興治者各述所見編爲圖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數經水害或地勢汗下雨潦所鍾要在修築圩埤隄防之類以障水滂或疏導溝洫畎澮以泄積水縣不能辦州爲遣官事關數州具奏大取旨民修水利許貸常平錢穀給

用初條例司奏遣心劉彝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至是以以條約頒焉祕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爲不耕之地觀其地勢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分爲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詔叔獻提舉開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監或以爲非三年三月帝謂王安石韓絳曰都水沮

壞淤田者以侵其職事爾安石曰必欲任屬當以楊汲
爲都水監今每事稟於沈立張鞏何能辦集七月帝聞
淤田多浸民田稼屋宇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道以說
者爲妄八月叔獻汲並權都水監丞提舉沿汴淤田九
月戊申遣殿中丞陳世修乘驛經度陳潁州八丈溝故
迹初世修言陳州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丈溝或斷
或續迤邐東去由潁及壽綿亘三百五十餘里乞因其
故道量加濬治興復大江次河射虎流龍百尺等陂塘
導水行溝中棊布灌溉俾數百里復爲稻田則其利百
倍繪圖來上帝意向之王安石曰世修言引水事即可

試八丈溝新河則不然昔鄧艾不賴蔡河漕運故能并
水東下大興水田厥後旣分水以注蔡河又有新修埝
以限之與昔不同惟無所用之水卽水可并而溝可復矣
故先命世修相度四年三月帝語侍臣中人視麥者言
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數百里獨樞密院
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厚
而後止是月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對資政殿馮京曰
府界旣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極勞弊帝曰淤田於
百姓何苦聞土細如麩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旰食
大臣宜於此時共圖消弭乃合爲浮議歸咎淤田保甲

了不相關此非待至明而後察也十月前知襄州光祿
卿史炤言開修古淳河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餘頃
修治陂堰民已獲利慮州縣遽欲增稅詔三司應興修
水利懇開荒梗毋增稅五年二月侯叔獻等言人願買
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及定其直各有
差仍於次年起稅若願增錢者不以投狀先後給之五
月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水國渠
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鑿焦家莊地勢偏
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實遣程昉領其事昉剡河去
疏土築爲巨堰水行再歲會霖雨谿谷合流大漲堰下

土疏惡莫能禦由此廢不復治閏七月程昉奏引漳洺
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
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三白渠爲
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疏積水須自下流開導
則畎澮易治書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時人人爭言水
利提舉京西常平陳世修乞於唐州引淮水入東西邵
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提舉陝西常平沈
披乞復京兆府武功縣古迹六門堰於石渠南二百步
傍爲土洞以木爲門回改河流溉田三百四十里大抵
迂濶少效披坐前爲兩浙提舉開常州五滬堰不當法

寺論之至是降一官十一月陝西提舉常平楊蟠議修鄭白渠詔都水丞周良孺相視乃自石門堰涇水開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渠王安石請捐常平息錢助民興作帝曰縱用內帑錢亦何惜也六年三月程昉言得共城縣舊河槽若疏導入三渡河可灌西堽稻田從之五月詔諸創置水碓碾碓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命贊善大夫蔡朦修末興軍白渠八月程昉欲引水淤漳旁地王安石以爲長利須及冬乃可經畫九月丙辰賜侯叔獻楊汲府界淤田各十頃十月命叔獻理提點刑獄賚序周良孺與升一任皆嘗淤田之勞也陽武縣民邢

慶等三百六十四戶言田沙鹹瘠薄乞淤溉候淤深一尺計畝輸錢以助興修詔與淤溉勿輸錢十二月河北提舉常平韓宗師論程昉十六罪盛陶亦言昉帝以問安石安石請令昉宗師及京東轉運司各差官同考實以聞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四千餘頃於是進呈宗師疏至言昉奏百姓乞淤田實未嘗乞帝曰此小失何罪但不知淤田如何爾安石曰今檢到好田萬頃又淤田四千餘頃陛下以爲不知臣實未喻帝曰昉修漳河漳河歲決修滹沱又無下尾安石力爲辨說已而宗師與昉皆放罪他日帝論唐太宗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判

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
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
此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
聖德安石佑昉大率類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田壞
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
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爲民謝表遣二吏
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等縣淤田清
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蠲稅一料樞密
院奏淤田役兵多死每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下提點
司密究其事提點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釐七年正月

程昉言滄洲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增灌
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
沱河下尾六月金州西城縣民葛德出私財修長樂堰
引水灌溉鄉戶土田授本州司士參軍八月甲戌詔司
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次第九月又詔籍所興水利
自今遣使體訪其不實不當者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
琥請也十一月壬寅知諫院鄧閏甫言淤田司引河水
於酸棗陽武縣田已役夫四五十萬後以地下難淤而
止相度官吏初不審議妄興夫役乞加絀罰詔開封劾
元檢討按覆官丁未同知諫院范百祿言向者都水監

丞王孝先獻議於同州朝邑縣界畎黃河淤安昌等處
鰼地及放河水而鹹地高原不能及乃灌注朝邑縣長
豐鄉永豐等十社千九百戶秋苗田三百六十餘頃詔
蠲被水戶夏稅是歲知耀州閻克國募流民治漆水堤
八年正月程昉言開滹沱胡盧河直河淤田等部役官
吏勞績別爲三等乞推恩從之三月庚戌發京東常平
米募饑民修水利四月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磬山
漲水甚濁乞開四斗門引以淤田權罷漕運再旬從之
深州靜安令任迪乞俟來年刈麥畢全放滹沱胡盧兩
河又引永靜軍雙陵口河水淤溉南北岸田二萬七千
餘頃河北安撫副使沈披請治保州東南沿邊陸地爲
水田皆從之閏四月丁未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民憲
請於熙州南關以南開渠堰堰引洮水並東山直北道
下至北關并自通遠軍熟羊砦導渭河至軍溉田詔民
憲經度如可作陂卽募京西江南陂匠以往五月乙酉
右班殿直幹當修內司楊琰言開封陳留咸平三縣種
稻乞於陳留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二堤之間修築水
塘用碎甃築虛堤五步以來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從
之七月江寧府上元縣主簿韓宗厚引水溉田二千七
百餘頃遷光祿寺丞太原府草澤史守一修晉祠水利

漑田六百餘頃八月知河中府陸經奏管下淤官私田約二千餘頃下司農覆實九月癸未提舉出賣解鹽張景溫言陳留等八縣鹹地可引黃汴河水淤漑詔次年差夫十二月癸丑侯叔獻言劉瑾相度淮南合興修水利僅十萬餘頃皆並運河乞候開河畢工以水利司錢募民修築圩埤九年八月程師孟言河東多土山高下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衆水合流濁如黃河礮山水俗謂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董村旁有馬壁谷水嘗誘民置地開渠淤漑瘠田五百餘頃其餘州縣有天河水及泉源處亦開渠築堰凡九州二十六縣新舊之田皆爲沃壤嘉祐五年畢功續成水利圖經二卷迨今十七年矣聞南董村田畝舊直三兩千收穀五七斗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收至三兩石今臣權領都水淤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鹹鹵之地盡成膏腴爲利極大尚慮河東猶有荒瘠之田可引大河淤漑者於是遣都水監丞耿琬淤河東路田十年六月師孟琬引河水淤京東西沿汴田九千餘頃七月前權提點開封府界劉淑奏淤田八千七百餘頃三人皆減磨勘年以賞之九月入內侍省都知張茂則言河北東西路夏秋霖雨諸河決溢占壓民田詔委官開畎元豐元年二月都大

提舉淤田司言京東西淤官私瘠地五千八百餘頃乞
差使臣管幹許之四月詔闢廢田興水利建立堤防修
貼圩埠之類民力不給者許貸常平錢穀六月京東路
體量安撫黃廉言梁山張澤兩濼十數年來淤澱每歲
汎浸近城民田乞自張澤濼下流濬至濱州可泄壅滯
從之十二月壬申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
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
而爲肥沃朕取淤土親嘗極爲潤膩二年導洛通汴六
月罷沿汴淤田司十二月辛酉置提舉定州路水利司
二年知維州楊采開白浪河哲宗元祐以後朝廷方務
省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二月甲辰詔瀕河州縣積水
占田在任官能爲民溝畝疏導退出良田百頃至千頃
以上者遞賞之功利大者取特旨四年六月乙丑知陳
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勢卑下秋夏之間許蔡汝鄧西京
及開封諸處大雨則諸河之水並由陳州沙河蔡河同
入潁河不能容受故境內瀦爲陂澤今沙河合入潁河
處有占八丈溝可以開濬分決蔡河之水自爲一支由
潁壽界直入于淮則沙河之水雖甚汹涌不能壅遏詔
可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赦書略曰熙寧元
豐中諸路專置提舉官兼領農田水利應民田堤防灌

既之利莫不修舉近多因循廢弛慮歲久日更隳壞命典者以時檢舉推行崇寧二年三月宰臣蔡京言熙寧初修水上之政元祐例多廢弛紹復先烈當在今日如荒閑可耕瘠鹵可腴陸可爲水水可爲陸陂塘可脩灌溉可復積潦可洩圩埤可興許民具陳利害或官爲借貸或自備功力或從官辦集如能興修依格酬獎事功顯著優與推恩從之三年十月臣僚言元豐官制水之政令詳立法之意非徒爲穿塞開導修舉目前而已凡天下水利皆在所掌在今尤急者如浙右積水比連震澤未有歸宿此最宜講明而未之及者也願推廣元豐修明水政條具以聞從之

岷江水發源處古導江今爲永康軍漢史所謂秦蜀守李冰始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皂江皆爲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益間夏潦洋溢必有潰暴衝決可畏之患自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減而耕桑之利溥矣皂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爲三曰外應溉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于懷安之金堂東北曰三石洞溉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濠陽而達于

漢之雒東南曰馬騎溉導江與彭之崇寧成都之郫温
江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派別支分不可悉紀
其大者十有四自外應而分曰保堂曰倉門自三石洞
曰將軍橋曰灌田曰雒源自馬騎曰石址曰鼓彘曰道
溪曰東穴曰投龍曰北曰樽下曰玉徙而石渠之水則
自離堆別而東與上下馬騎乾溪合凡爲堰九曰李光
曰膺村曰百丈曰石門曰廣濟曰顏上曰弱水曰濟曰
導皆以隄攝北流注之東而防其決離堆之南實支流
故道以竹籠石爲大隄凡七壘如象鼻狀以捍之離堆
之趾舊鑿石爲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
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于江歲作侍郎
堰必以竹爲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爲高下之
度江道旣分水復湍暴沙石填委多成灘磧歲暮水落
築隄壅水上流春正月則役工濬治謂之穿淘元祐間
差憲臣提舉守臣提督通判提轄縣各置籍凡堰高下
闊狹淺深以至灌溉頃畝夫役工料及監臨官吏皆注
於籍歲終計效賞如格政和四年又因臣僚之請檢計
修作不能如式以致決壞者罰亦如之大觀二年七月
詔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旱則引灌澇則疏導故無水
旱然歲計修堰之費敷調於民工作之人並緣爲姦瀆

江之民困於騷動自今如敢妄有檢計大爲工費所剝坐贓論入已準自盜法許人告興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澆溉民田頃畝浩瀚每春首隨食水戶田畝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後經靖康之亂民力不足夏月暴雨衝損堰身紹興二十二年利州東路帥臣楊庚奏謂若全資水戶修理農忙之時恐致重困欲過夏月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隊人併力修治庶幾便民從之興元府山河堰灌溉甚廣世傳爲漢蕭何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奏上堰法獲降敕書刻石堰上詔中興以來戶口凋疎堰事荒廢累增修葺旋卽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前諸軍統制吳琪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復見古跡並用水工準法修定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餘畝昔之瘠薄今爲膏腴四川宣撫王炎表稱琪宣力最多詔書褒美焉

宋史卷九十六

河渠志第四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丞管國子監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河渠六

東南諸水一

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丁夫及鄉兵凡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督其役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八年知瓊州李易上言州南五里有度靈塘開修渠堰溉水田三百餘頃居民賴

之初楚州北山陽灣尤迅急多有沈溺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燾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克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天禧元年知昇州丁謂言城北有後湖往時歲旱水竭給爲民田凡七十六頃出租錢數百萬蔭溉之利遂廢令欲改田除租迹舊制復治岸畔疏爲塘陂以畜水使負郭無旱歲廣植蒲艾養魚鱉縱貧民漁采又明州請免濠池及慈溪鄞縣陂湖年課許民射利詔並從之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陽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力罷於牽挽官私船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閣門祇候李居中按視以爲當然明年役旣成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四年淮南勸農使王貫之導海州石閘堰水入漣水軍漑民田知定遠縣江澤知江陰軍崔立率民修廢塘濬古港以灌高仰之地並賜詔獎焉神宗熙寧元年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護使臣並以管幹河塘繫衙常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啓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淮之請也二年三月甲申先是凌

民瞻建議廢呂城堰又卽望亭堰置牒而不用及因濬河隳敗古涇函石牐石礎河流益阻百姓勞弊至是民瞻等貶降有差六年五月杭州於潛縣令郊亶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碁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爲堤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畢治矣十一月命亶興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兩浙工役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復言濬西涇浜淺涸當濬東堤防川瀆埋沒當修請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利九年正月壬午劉瑾言揚州江都縣古鹽河高郵縣陳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宿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壽州安豐縣芍陂等可興置欲令逐路轉運司選官覆按從之元豐五年九月淮南監司言舒州近城有大澤出瀟山注北門外比者暴雨漂居民知州楊希元築捍水堤千一百五十丈置洩水斗門二遂免淫潦入城之患並璽書獎諭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

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
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
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
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
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
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
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
間良爲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爲複河
取淮爲源不置堰牐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
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棻任淮南提刑嘗言開
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
興役今旣不用牐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
通流形勢爲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
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
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旣
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
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
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爲常是年將作監主簿李湜言鼎
豐等州宜開溝洫置斗門以便民田詔措置以聞七年
十月濬真楚運河哲宗元祐四年知潤州林希奏復呂

城廩置上下牐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洲犇牛皆置牐是歲知杭州蘇軾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及西湖水造堰牐以時啓閉初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濬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漑田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湖潮水淤河泛濫闔闐三年一濬爲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旣濬二河復以餘力全六井民獲其利十二月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捧戶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竦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牐以時開閉通放舟船實爲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礎石木溝並委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四年四月水部員外郎趙竦請濬十八里河令賈種民相度呂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詔發運并轉運司同視利害以聞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言呂城牐當宜單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杏至

而力不給許量差牽駕兵卒併力爲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牒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所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遙賜名通漣河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牒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牒利害因命孝蘊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啓閉日限之法三年二月詔蘇湖秀州九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疊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置提舉淮浙澳牒司官一員掌杭州至揚州瓜州澳牒九常潤杭秀揚州新舊等牒通治之崇寧二年初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計工三百二十二萬七千有奇爲緡錢糧斛十八萬三千六百乞置幹當官十員朝廷下兩浙監司詳議監司以爲可行時又開青龍江役夫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確謂三州開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二人請就令護察已開之江遇潮沙淤澱隨卽開淘若他役者以違制論確與監司往往被賞人以爲濫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畢工明年三月詔曰昨二浙水災委官調夫開江而總領無法役人暴露飲食失所疾病死亡者衆水仍爲害未嘗究實按罪

反蒙推賞何以厭塞百姓怨咨乃下本路提刑司體量
提刑司言開濬吳松青龍江役夫五萬死者千一百六
十二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貫石積水至
今未退於是元相度官轉運副使劉何等皆坐貶降四
年正月以倉部員外郎沈延嗣提舉開修青草洞庭直
河大觀元年五月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臣向在姑蘇徧
詢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若開江濬浦蓋太湖在諸郡
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
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反掌耳今境內積水視去歲
損二尺視前歲損四尺良由初開吳松江繼濬八浦之
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
願委本路監司與諳曉水勢精疆之吏徧詣江浦詳究
利害假以歲月先爲之備然後興夫調役可使公無費
財而歲供常足人不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
世之利也詔吳擇仁相度以聞開江之議復興矣十一
月詔曰禹貢三江旣導震澤底定今三江之名旣失其
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路監司選擇能臣檢
按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度圩岸以聞於是復詔陳
仲方爲發運司屬官再相度蘇州積水二年八月詔常
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三年兩浙監司

言承諾案古迹導積水今請開淘吳松江復置十二牌
其餘浦瀆溝港運河之類以次增修若田被水圍勸民
自行修治章下工部工部謂今所具三江或非禹迹又
吳松江散漫不可開淘泄水遂命諸司再相度以聞四
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練湖賜茅山道觀緣潤州田多
高仰及運渠夾岡水淺易涸賴湖以濟請別用天荒江
漲沙田賜之仍令提舉常平官考求前人規畫修築從
之十月戶部言乞如兩浙常平司奏專委守令籍古瀦
水之地立堤防之限俾公私毋得侵占凡民田不近水
者略倣周官遂入稻人溝防之制使合衆力而爲之詔
可政和元年知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汗下久雨則積潦
害稼比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請益開
二百里起西華循宛丘入項城以達于淮從之政和元
年十月詔蘇湖秀三州治水躬立圩岸其工費許給越
州鑑湖租賦已而升蘇州爲平江府潤州爲鎮江府二
年七月兵部尚書張閣言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
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汛往來率無寧歲而比年水勢稍
改自海門過赭山卽回薄巖門白石一帶北岸壞民田
及鹽亭監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距仁
和監止及三里北趣赤岸甌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

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
潰于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
修築之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
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湮塞者凡七處以成運河
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
又可就土興築自古江水浸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
頃者凡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
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興政和圩田例召人
戶自備財力興修詔沈鏐等相度措置六年閏正月知
杭州李偃言湯村巖門白石等處並錢塘江通大海日
受兩潮漸至侵囓乞依六和寺岸用石砌壘乃命劉旣
濟修治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
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
宜令發運司濬治是年詔曰聞平江三十六浦內自昔
置牐隨湖啓閉歲久堙塞致積水爲患其令守臣莊徽
專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導歸江海依舊置牐於是發
運副使應安道言凡港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議惟當先
開崑山縣界茜涇塘等六所秀之華亭縣欲並循古法
盡去諸堰各置小斗門常州鎮江府望亭鎮仍舊置牐
八月詔戶曹趙霖相度役興而兩浙擾甚七年四月已

未尚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成搔擾詔權罷其役趙霖
別與差遣重和元年二月前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楊
楚泗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牖等七十九座限則
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六月詔兩浙霖
雨積水多浸民田平江尤甚由未濬港浦故也其復以
趙霖爲提舉常平措置救護民田振恤人戶毋令流移
失所八月詔加霖直秘閣宣和元年二月臣僚言江淮
荆漢間荒瘠彌望率古人一畝十鍾之地其堤闕水門
溝澮之跡猶存近絳州民呂平等詣御史臺訴乞開濬
熙寧舊渠以廣浸灌願加稅一等則是近世陂池之利
且廢矣何暇復古哉願詔常平官有興修水利功效明
白者亟以名聞特與褒除以勵能者從之八月提舉專
切措置水利農田所奏湘西諸縣各有陂湖溝港涇浜
湖澗自來蓄水灌溉及通舟楫望令打量官按其地名
降尺四至並鑄之石從之三月趙霖坐增修水利不當
降兩官六月詔曰趙霖興修水利能募被水艱食之民
凡役工二百七十八萬二千四百有奇開一江一港四
浦五十八瀆已見成績進直徽猷閣仍復所降兩官宣
和二年九月以真楊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伯措置三
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畝水運河限三月中三十

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引江潮入河然後倍用人工車畝以助運水從之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蓄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六月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澀逾半歲禁綱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稹欲開一河自貽野出宣化朝廷下發運司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旆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

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牐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揀其弊宜於眞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眞泰三河所分於牝神相近作一壩權閉蒲浦牐復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云三年二月詔越之鑑湖明之廣德湖自措置爲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常賦又多爲權勢所占兩州被害民以流徙宜令陳亨伯究實如租稅過重卽裁爲中

制應妨下流灌溉者並弛以予民五年三月詔呂城至鎮江運河淺澀狹隘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制專委王復淮南專委向子諲同發運使呂滄措置車水通濟舟運四月又命王仲閔同廉訪劉仲元漕臣孟庾專往來措置常潤運河又詔東南六路諸牐啓閉有時比閘網舟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令非時啓版走泄河水妨滯綱運誤中都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澗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司提舉等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鎮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理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民田又湖

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本路漕臣并本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聞六年九月盧宗原復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綱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至三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拆船灣言舟至此必毀拆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若開通入社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拆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七年九月丙子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溧水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沐免六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靖康元年三月丁卯臣僚言東南瀕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歷代皆有陂湖蓄水祥符慶曆間民始盜陂湖爲田後復田爲湖近年以來復廢爲田雨則澇旱則涸民久承佃所收租稅無計可脫悉歸御前而漕司之常賦有虧民之失業無筭可乞盡括東南廢湖爲田者復以爲湖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詔相度利害聞奏八月辛丑戶部言命官在任興修農田水利依元豐賞格千頃以上該第一等轉一官下至百頃皆等第酬獎紹聖亦如之緣政和續附常平格千頃增立轉兩官減磨勘三年實爲太優詔依元豐紹聖舊格

宋史卷九十七

河渠志第五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河渠七 東南諸水下

淮郡諸水紹興初以金兵蹂踐淮南猶未退師四年詔
燒毀揚州灣頭港口牐恭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
堰並令守臣開決焚毀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撫司毀
拆真陽堰牐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

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州至淮口運河
淺澀之處乾道二年以和州守臣言開鑿姥下河東接
大江防捍敵人檢制盜賊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
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澀自揚州灣頭港口
至鎮西山光寺前橋梁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
餘卒開濬從之七年二月詔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
山淺澀之處如法開撩淳熙三年四月詔築泰州月堰
以遏潮水從守臣張子正請也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
平茶鹽趙伯昌言通州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東距大
海北接鹽城袤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實
所建遮護民田屏蔽鹽竈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頽圯不
存至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爲泰州西溪鹽官日風潮
泛溢滄沒田產毀壞亭竈有請于朝調四萬餘夫修築
三旬畢工遂使海瀕沮洳渴鹵之地化爲良田民得奠
居至今賴之自後寢失修治纔遇風潮怒盛卽有衝決
之患自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害阡陌洗蕩廬舍漂流
人畜喪亡不可勝數每一修築必請朝廷大興工役然
後可辦望令淮東常平茶鹽司今後捍海堰如有塌損
隨時修葺務要堅固可以經久從之九年淮南漕臣錢
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乃漢陳登濬源爲

塘用救旱饑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置司真州歲藉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周回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爲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疊成堤以受啓閉廢壞歲久見有古來基趾可以修築爲旱乾溉田之備凡諸場鹽綱糧食漕運使命往還舟艦皆仰之以通濟其利甚博本司自發卒貼築周迴塘岸建置斗門石礎各一所乞於揚子縣尉階衙內帶兼主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幾久遠責有所歸十二年和州守臣請於千秋澗置斗門以防麻澧湖水洩入大江遇歲旱灌溉田疇實爲民利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州真州兩牐濬積今河水走泄緣瓜州上中二牐久不修治獨潮牐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潮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牐亦復損漏令有司葺理上下二牐以防走泄從之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莢葑彌滿宜勅立堤堰以爲瀦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至於乾涸乞與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其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堤岸亦牢其水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

墟鎮舊有隄埝乃泰州泄水之處其埝壞久亦於此勅
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
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于淮又自
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揚
州泰興而徹于江共爲石礎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
爲名鑿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隄捍之得良田
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准東轉運判官

泖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築捍海
塘在候潮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彊弩數
百以射潮頭又致禱胥山祠旣而潮避錢塘東擊西陵

遂造竹器積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旣固民居乃奠建宋
大中祥符五年杭州言泖江擊西北岸益壞稍逼州城
居民危之卽遣使者同知杭州戚綸轉運使陳堯佐畫
防捍之策綸等因率兵力籍梢楫以護其衝七年綸等
旣罷去發運使李溥內供奉官盧守懃經度以爲非便
請復用錢氏舊法實石於竹籠倚疊爲岸固以椿木環
亘可七里斬材役工凡數百萬踰年乃成而鈎末壁立
以捍潮勢雖湍湧數丈不能爲害至景祐中以泖江石
塘積久不治人患墊溺工部郎中張夏出使因置捍江
兵士五指揮專採石修塘隨損隨治衆賴以安邦人爲

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及高宗紹興末以錢塘石岸毀裂潮水漂漲民不安居令轉運司同臨安府修築孝宗乾道九年錢塘廟子灣一帶石岸復毀於怒潮詔令臨安府築填江岸增砌石塘淳熙改元復令有司自今江岸衝損以乾道修治爲法理宗寶祐二年十二月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大方言江潮侵齧堤岸乞戒飭殿步兩司帥臣同本府守臣措置修築留心任責或有潰決咎有攸歸三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李衢言國家駐蹕錢塘今踰十紀惟是淞江東接海門胥濤彭湃稍越故道則衝齧堤岸蕩析民居前

後不知其幾慶曆中造捍江五指揮兵士每指揮以四百人爲額今所管纔三百人乞下臨安府拘收不許占破及從本府收買椿石沿江置塲椿管不得移易他用仍選武臣一人習於修江者隨其資格或以副將或以路分鈐轄繫銜專一鈐束修江軍兵值有摧損隨卽脩補或不勝任以致江潮衝損堤岸卽與責罰

臨安西湖周回三十里源出於武林泉錢氏有國始置撩湖兵士千人專一開濬至宋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元祐中知杭州蘇軾奏謂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

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食今湖
狹水淺六井盡壞若二十年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
復飲鹹水其勢必耗散又放水溉田瀕湖千頃可無凶
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
貲又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
則必取足於江湖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
三載輒調兵夫十餘萬開濬又天下酒官之盛如杭歲
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少
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因請隆
度牒減價出賣募民開治禁自今不得請射侵占種植
及鬻葑爲界以新舊菱蕩課利錢送錢塘縣收掌謂之
開湖司公使庫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縣尉以管勾
開湖司公事繫銜軾旣開湖因積葑草爲堤相去數里
橫跨南北兩山夾道植柳林希旁曰蘇公堤行人便之
因爲軾立祠堤上紹興九年以張澄奏請命臨安府招
置廂軍兵士二百人委錢塘縣尉兼領其事專一濬湖
若包占種田沃以糞土重寘于法十九年守臣楊鵬舉
奏請重開乾道五年守臣周淙言西湖水面唯務深闊
不容填溢并引入城內諸井一城汲用尤在涓潔舊招
軍士止有三十餘人今宜增置撩湖軍兵以百人爲額

專一開撩或有種植菱芡因而包占增壘堤岸坐以違制二十九年臨安守臣言西湖冒佃侵多葑菱蔓延西南一帶已成平陸而瀕湖之民每以葑草圍裹種植荷花駸駸不已恐數十年後西湖遂廢將如越之鑑湖不可復矣乞一切芟除務令淨盡禁約居民不得再有圍裹從之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比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謂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闌閘

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砦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旣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旣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籍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間泥沙渾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茅山鹽橋二河各

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
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
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遇潮上則暫
閉此牐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闐闐中者未無潮水
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紹興三年十
一月宰臣奏開修運河淺澀帝曰可發旁郡廂軍壯城
捍江之兵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宰臣朱勝非等曰
開河非今急務而餽餉艱難爲害甚大時方盛寒役者
良苦臨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當遷避至於畚牐所經
沙泥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
皆非便恐議者以爲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
浮言何恤焉八年又命守臣張澄發廂軍壯城兵千人
開濬運河堙塞以通往來舟楫隆興二年守臣吳芾言
城裏運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
取西湖六處水口通流灌入府河積水至望仙橋以南
至都亭驛一帶河道地勢自昔高峻今欲先於望仙橋
城外保安牐兩頭作壩却於竹車門河南開掘水道車
戽運水引入保安門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
都亭驛橋可以通徹積水以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從之
乾道三年六月知荆南府王炎言臨安居民繁夥河港

堙塞雖屢開導緣裁減工費不能迄功臣嘗措置開河
錢十萬緡乞候農暇特詔有司用此專充開河支費庶
幾河渠復通公私爲利上俞其請四年守臣周淙出公
帑錢招集游民開濬城內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辦稱
之淳熙二年兩浙漕臣趙礪老言臨安府長安牐至許
村巡檢司一帶漕河淺澀請出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
開濬又言欲於通江橋置板牐遇城中河水淺涸啓板
納潮繼卽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卽收
牐板聽舟楫往還爲便七年守臣吳淵言萬松嶺兩旁
古渠多被權勢及有司公吏之家造屋侵占及內砦前
石橋都亭驛橋南北河道居民多拋糞土瓦礫以致填
塞流水不通今欲分委兩通判監督地分廂巡逐時點
檢勿令侵占并拋颺糞土秩溝若不淤塞各減一年磨
勘違展一年以示勸懲十四年七月不雨臣僚言竊見
奉口至北新橋三十六里斷港絕潢莫此爲甚今宜開
濬使通客船以平穀直從之
鹽官海水嘉定十二年臣僚言鹽官去海三十餘里舊
無海患縣以鹽竈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湍激
橫衝沙岸每一潰裂當數十丈日復一日浸入鹵地蘆
州港瀆蕩爲一壑今聞潮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

驟漲怒濤奔湧海風佐之則呼吸蕩出百里之民寧不
俱葬魚腹乎況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里塘
直通長安牐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船絡繹
兩岸田畝無非決壞若海水徑入于塘不惟民田有鹹
水滄沒之患而裏河堤岸亦將有潰裂之憂乞下浙西
諸司條具築捺之策務使捍堤堅壯土脉充實不爲怒
潮所衝從之十五年都省言鹽官縣海塘衝決命浙西
提舉劉厚專任其事旣而厚言縣東接海鹽西距仁和
北抵崇德德清境連平江嘉興湖州南瀕大海元與縣
治相去四十餘里數年以來水失故道早晚兩潮奔衝
向北遂致縣南四十餘里盡淪爲海近縣之南元有捍
海古塘亘二十里今東西兩段並已淪毀侵入縣兩旁
又各三四里止存中間古塘十餘里萬一水勢衝激不
已不惟鹽官一縣不可復存而向北地勢卑下所慮鹹
流入蘇秀湖三州等處則田畝不可種植大爲利害詳
今日之患大槩有二一曰陸地淪毀二曰鹹潮泛溢陸
地淪毀者固無方可施鹹潮泛溢蓋乃因捍海古塘衝
損遇大潮必盤越流注北向宜築土塘以捍鹹潮所築
塘基趾南北各有兩處在縣東近南則爲六十里鹹塘
近北則爲袁花塘在縣西近南亦曰鹹塘近北則爲淡

塘亦嘗驗兩處土色虛實則袁花塘淡塘差勝鹹塘且各近裏未至與海潮爲敵勢當東就袁花塘西就淡塘修築則可以禦縣東鹹潮盤溢之患其縣西一帶淡塘連縣治左右共五十餘里合先修築兼縣南去海一里餘幸而古塘尚存縣治民居盡在其中未可棄之度外今將見管椿石就古塘稍加工築壘一里許爲防護縣治之計其縣東民戶日築六十里鹹塘萬一又爲海潮衝損當計用椿木脩築袁花塘以捍之上以爲然

明州水紹興五年明州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專旣農田自慶曆中始有盜湖爲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嚴立法禁宣和以來王仲蕤守越樓異守明勑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歲有水旱之患乞行廢罷盡復爲湖如注東西之圩田蘇秀之圍田皆當講究興復詔逐路轉運司相度聞奏乾道五年守臣張津言東錢湖容受七十二溪方圓廣闊八百頃傍山爲固壘石爲塘八十里自唐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國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重修之中有四牐七堰凡遇旱涸開牐放水溉田五十萬畝比因豪民於湖塘淺岸漸次包占種植菱荷障塞湖水紹興十八年雖曾檢舉約束盡罷請佃歲久菱根蔓延滲塞水脉致妨蓄水兼塘岸間有低塌處

若不淘濬修築不惟寢失水利兼恐塘埂相繼摧毀乞
候農隙趁時開鑿因得土修治埂岸實爲兩便從之
鄞縣水嘉定十四年慶元府言鄞縣水自四明諸山溪
澗會至他山置堰小涇下江入河所入上河之水專溉
民田其利甚博比因淤塞堰上山觜少有溪水流入上
河自春徂夏不雨令官吏發卒開淘沙觜及濬港汊又
於堰上壘壘沙石逼使溪流盡入上河其他山水入府
城南門一帶有碶牖三所曰烏金曰積瀆曰行春烏金
碶又名上水碶昔因倒損遂捺爲壩以致淤沙在河或
遇溪流聚湧時復衝倒所捺壩走泄水源行春橋又名
南石碶碶面石板之下歲久損壞空虛每受潮水演溢奔
突出於石縫以致鹹潮滾入上河其縣東管有道士堰
至白鶴橋一帶河港堙塞又有朱賴堰與行春等碶相
連堰下江流通徹大海今春闕雨上河乾淺堰身塌損
以致鹹潮透入上河使農民不敢車注溉田乞脩砌上
水烏金諸處壩堰仍選清彊能幹職官專一提督
潤州水紹興七年兩浙轉運使向子諲言鎮江府呂城
夾岡形勢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勤尋遣官屬李澗
詢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復興今
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決故湖水不能瀦蓄舟楫不通

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延陵一帶良田亦被滄沒臣已令丹陽知縣朱穆等增置二斗門一石礎及修補隄防盡復舊蹟庶爲永久之利乾道七年以臣僚言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寢緩其禁以惠民然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瀦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爲河一尺矣兵變以後多廢不治堤岸圯闕不能貯水彊家因而專利耕以爲田遂致淤澱歲月旣久其害滋廣望責長吏濬治堙塞立爲盜決侵耕之法著於令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詔兩漕漕臣沈度專一措置修築慶元五年兩漕轉運漕西提舉言以鎮江府守臣重修呂城兩隄畢再造一新隄以固隄防庶爲便利從之

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綿六百四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輔臣奏金使往來事曰運河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不擾民至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濬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勝堰自可濬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岸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

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閘門至常州有楓橋許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大湖如遇西風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濬惟無錫五瀉牌損壞累年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修築不獨濬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楊湖亦當築堰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犇牛呂城二牌別無湖港濬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爲甚所當先濬上以及何然至嘉定間臣僚又言國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牌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也比年以來鎮江牌口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回淮東總領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開撩

越州水鑑湖之廣周迴三百五十八里環山三十六源自漢末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始築塘溉田九千餘頃至宋初八百年間民受其利歲月寢遠濬治不時日久

堙廢瀕湖之民侵耕爲田熙寧中盜爲田九百餘頃嘗遣廬州觀察推官江衍經度其宜凡爲湖田者兩存之立碑石爲界內者爲田外者爲湖政和末爲郡守者務爲進奉之計遂廢湖爲田賦輸京師自時姦民私占爲田益衆湖之存者亡幾矣紹興二十九年十月帝諭樞密院事王綸曰往年宰執嘗欲盡乾鑑湖云可得十萬斛米朕謂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則所損未必不過之凡事須遠慮可也隆興元年紹興府守臣吳芾言鑑湖自江衍所立碑石之外今爲民田者又一百六十五頃湖盡堙廢今欲發四百九十萬工於農隙接續開鑿又移壯城百人以備撩漉濬治差彊幹使臣一人以巡轄鑑湖隄岸爲名二年芾又言修鑑湖全藉斗門堰牐蓄水都泗堰牐尤爲要害凡遇綱運及監司使命舟船經過堰兵避免車拽必欲開牐通放以致啓閉無時失泄湖水且都泗堰因高麗使往來宣和間方置牐今乞廢罷其後芾爲刑部侍郎復奏自開鑑湖漑廢田二百七十頃復湖之舊又修治斗門堰牐十三所夏秋以來時雨雖多亦無泛溢之患民田九千餘頃悉獲倍收其爲利較然可見乞將江衍原立禁牐別定界至則隄岸自然牢固永無盜決之虞紹興初高宗次越以上虞縣梁

湖堰東運河淺澀今廢六千五百餘工委本縣令佐監
督濬治既而都省言餘姚縣境內運河淺澀壩牖隳壞
阻滯綱運遂命漕臣發一萬七千餘卒自都泗堰至曹
娥塔橋開撩河身夾塘詔漕司給錢米蕭山縣西興鎮
通江兩牖近爲江沙壅塞舟楫不通乾道三年守臣言
募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濬牖裏運河十
三里通便綱運民旅皆利復恐湖水不定復有填淤且
通江六堰綱運至多宜差注指揮一人專以開撩西興
沙河繫衝及發捍江兵士五十名專充開撩沙浦不得
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管屋居之

常州水陸興二年常州守臣劉唐稽言申利二港上自
運河發流經營回復至下流析爲二道一自利港一自
申港以達于江緣江口每日潮汐帶沙填塞上流游泥
淤積流洩不通而申港又以江陰軍釘立標楬拘攔稅
船每潮來則沙泥爲木標所壅淤塞益甚今若相度開
此二河但下流申利二港並隸江陰軍若議定深闊丈
尺各於本界開淘庶協力皆辦又孟瀆一港在犇牛鎮
西唐孟簡所開並宜興縣界沿湖舊百瀆皆通宜興之
水籍以疏洩近歲阻於吳江石塘流行不快而沿湖河
港所謂百瀆存者無幾今若開通委爲公私之便至乾

道二年以漕臣姜誥等請造蔡涇牐及開申港上流橫石次濬利港以洩水勢六年三月又命兩浙運副劉敏士淞西提舉芮輝於新涇塘置牐堰以捍海潮楊家港東開河置牐通行鹽船仍差牐官一人兵級十五人以時啓閉挑撩五月又以兩浙轉運司并常州守臣言填築五瀉上下兩牐及修築牐裏隄岸仍於郭瀆港口舜郎廟側水聚會處築捺硬壩以防走泄運水委無錫知縣主掌鑰匣遇水深六尺方許開牐通放客舟淳熙五年以漕臣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濬無錫縣以西橫林小井及犇牛呂城一帶地高水淺之處以通漕舟

知常州章冲奏常州東北曰深港利港黃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泰伯瀆烈塘江陰之東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節港皆古人開導以爲漑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堙塞不能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爲悠久之利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南曰西蠡河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濬二十餘里若更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濬治之擾至若望亭堰牐

置於隋之至德而徹於本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
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堰牐有三利焉陽羨諸瀆之水
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潦歲平江三邑必無下流淫
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運河一有
所節則沿河之田旱歲資以灌溉二也每歲冬春之交
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涸今啓閉以時足通舟楫後
免車畝灌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濬嘉泰元年守臣
李珣言州境北邊揚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
滬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
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橫
河五瀆諸港通于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爲支溝斷汊曲
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
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
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
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
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亢間雖得
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于湖北歸大江東徑注于
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旁諸
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泄堰日爲沙土淤漲
遇潮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

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皆已堙塞故雖有江湖之侵
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也况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
使客于此往返每遇水澀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
客作填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溉田缺事而已
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
處如法濬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牖
固護水源從之

昇州水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張孝祥言秦淮之水流入
府城別爲兩派正河自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爲青溪
自天津橋出柵砦門亦入於江緣柵砦門地近爲有力
者所得遂築斷青溪水口勅爲花園每水流暴至則泛
溢浸蕩城內居民尤被其害若訪古而求使青溪直道
大江則建康永無水患矣旣而汪澈奏於西園依異時
河道開濬使水通柵門入從之先是孝祥又言秦淮水
三源一自華山由句容一自廬山由溧水一自溧水由
赤山湖至府城東南合而爲一縈迴綿亘三百餘里溪
港溝澮之水盡歸焉流上水門由府城入大江舊上下
水門展闊自兵變後砌壘稍狹雖便於一時防守實遏
水源流通不快兼兩岸居民填築河岸添造屋宇若禁
民不許侵占秦淮旣復故道則水不泛溢矣又府東門

號陳二渡有順聖河正分秦淮之水每遇春夏天雨連綿上源犇湧則分一派之水自南門外直入於江故秦淮無泛濫之患今一半淤塞爲田水流不通若不惜數畝之田疏導之以復古跡則其利尤倍其後汪澈言水潦之害大抵緣建康地勢稍低秦淮旣泛又大江湍漲其勢溢溢非由水門窄狹居民侵築所致且上水門砌壘處正不可闊闊則春水入城益多自今指定上下水門砌壘處不動夾河居民之屋亦不毀除止去兩岸積壤使河流通快況城中繫行宮東南王方不宜開鑿從之嘉定五年守臣黃度言府境北據大江是爲天險上自采石下達瓜步千有餘里共置六渡一曰烈山渡籍于常平司歲有河渡錢額五曰南浦渡龍灣渡東陽渡大城壘渡岡沙渡藉于府司亦有河渡錢額六渡歲爲錢萬餘緡歷時最久舟楫廢壞官吏篙工初無廩給民始病濟而官漫不省遂至姦豪冒法別置私渡左右旁午由是官渡濟者絕少乃聽吏卒苛取以克課徒手者猶憚往來而車檐牛馬幾不敢行甚者扼之中流以邀索錢物竊以爲南北津渡務在利涉不容簡忽而但求征課臣已爲之繕治舟艦選募篙稍使遠處巡檢兼監渡官於諸渡月解錢則例量江面濶狹計物貨重輕斟

酌裁減率三之一或四之一自人車牛馬皆有定數雕
榜約束不得過收邀阻乞覓衷一歲之久除烈山渡常
平錢如額解送其餘諸渡以二分克修船之費而以其
餘給官吏篙稍水手食錢令監渡官逐月照數支散有
餘則解送府司然後盡絕私渡不使姦民踰禁從之
秀州水秀州境內有四湖一曰柘湖二曰澱山湖三曰
當湖四曰陳湖東南則柘湖自金山浦小官浦入于海
西南則澱山湖自蘆歷浦入于海西北則陳湖自大姚
港朱里浦入于吳松江其南則當湖自月河南浦口澉
浦口亦達于海支港相貫乾道二年守臣孫大雅奏請
於諸港浦分作牐或斗門及漲涇堰兩勑築月河置一
牐其兩柱金口基址並以石爲之啓閉以時民賴其利
十三年兩漕轉運副使張叔獻言華亭東南枕海西連
太湖北接松江江北復控大海地形東南最高西北稍
下柘湖十有八港正在其南故古來築堰以禦鹹潮元
祐中於新涇塘置牐後因沙淤廢毀今除十五處築堰
及置石礎外獨有新涇塘招賢港徐浦塘三處見有鹹
潮奔衝滄塞民田今依新涇塘置牐一所又於兩旁貼
築鹹塘以防海潮透入民田其相近徐浦塘元係小派
自合築堰又欲於招賢港更置一石礎兼楊湖歲久今

稍淺澱自當開濬上曰此隄須當爲之方今邊事寧息
惟當以民事爲急民事以興爲重朕觀漢文帝詔書多
爲農而下今置隄其利久遠不可憚一時之勞十五年
以兩淞路轉運判官吳垌奏請命淞西常平司措置錢
穀勸諭人戶於農隙併力開濬華亭等處沿海三十六
浦湮塞決泄水勢爲永久利乾道七年秀州守臣丘密
奏華亭縣東南大海古有十八堰捍禦鹹潮其十七久
皆捺斷不通裏河獨有新涇塘一所不曾築捺海水往
來遂害一縣民田緣新涇舊堰迫近大海潮勢湍急其
港面濶難以施工設或築捺決不經久運港在涇塘向
裏二十里比之新涇水勢稍緩若就此築堰決可永久
堰外凡管民田皆無鹹潮之害其運港止可捺堰不可
置隄不惟瀕海土性虛燥難以建置兼一日兩潮通放
鹽運不減數十百艘先後不齊比至通放盡絕勢必晝
夜啓而不閉則鹹潮無緣斷絕運港堰外別有港汊大
小十六亦合興修從之八年密又言興築捍海塘堰今
已畢工地理闊遠全藉人力固護乞令本縣知佐兼帶
主管塘堰職事繫銜秩滿祝有無損壞以爲殿最仍令
巡尉據地分巡察詔特轉丘密左承議郎令所築華亭
捍海塘堰趁時栽種蘆葦不許樵採九年又命華亭縣

作監牒官招收土軍五十人巡邏堤堰專一禁戢將卑
薄處時加修捺令知縣縣尉並帶主管堰事則上下協
心不致廢壞淳熙九年又命守臣趙善悉發一萬工修
治海鹽縣常豐牒及八十一堰填務令高牢以固護水
勢遇旱可以潴積十年以漚西提舉司言命秀州發卒
濬治華亭鄉魚祈塘使接松江太湖之水遇旱卽開西
牒堰放水入泖湖爲一縣之利

蘇州水乾道初平江守臣沈度兩漚漕臣陳彌作言疏
濬崑山常熟縣界白茆等十浦約用三百萬餘工其所
開港浦並通徹大海遇潮則海內細沙隨泛以入潮退
則沙泥沉墜漸致淤塞今依舊招置闕額開江兵卒次
第開濬不數月諸浦可以漸次通徹又用兵卒駕船遇
潮退搖蕩隨之常使沙泥隨潮退落不致停積實爲久
利從之淳熙元年詔平江府守臣與許浦駐劄戚世明
同置措開濬許浦港三旬訖工

黃巖縣水淳熙十二年漚東提舉勾昌恭言黃巖縣舊
有官河自縣前至溫嶺凡九十里其支流九百三十六
處皆以漑田元有五牒久廢不修今欲建一牒約費二
萬餘緡乞詔兩漚運司於窠名錢內支撥明年六月昌
恭復言黃巖縣東地名東浦紹興中開鑿置常豐牒名

爲決水入江其實縣道欲令舟船取徑通過每船納錢以克官費一日兩潮一潮一淤纔遇早乾更無灌溉之備已將此牘築爲平陸乞戒自今永不得開鑿放入江湖庶絕後患

荆襄諸水紹興二十八年監察御史都民望言荆南江陵縣東三十里沿江北岸古堤一處地名黃潭建炎間邑官開決放入江水設以爲險阻以禦盜旣而夏潦漲溢荆南復州千餘里皆被其害去年因民訴始塞之乞今知縣遇農隙隨力修補勿致損壞從之淳熙八年襄陽府守臣郭杲言本府有木渠在中廬縣界擁馮水東

流四十五里入宜城縣後漢南郡太守王寵嘗鑿之以蠻水謂之木里溝可溉田六千餘頃歲久堙塞乞行修治旣而杲又修護城隄以捍江流繼築救生隄爲二牘一通于江一達于壕當水涸時導之入濠水漲時放之于江自是水雖至堤無湍悍泛濫之患焉十年五月詔疏木渠以渠旁地爲屯田尋詔民間侵耕者就給之毋復取慶元二年襄陽守臣程九萬言募工修作鄧城未豐堰可防金兵衝突之患且爲農田灌溉之利三年臣僚言江陵府去城十餘里有沙市鎮據水陸之衝熙寧中鄭獬作守始築長隄捍水緣地本沙渚當蜀江下

流每遇漲潦奔衝沙水相蕩摧圯動輒數十丈見存民
屋岌岌危懼乞下江陵府同駐劄副都統制司發卒修
築庶幾遠民安堵免被墊溺從之

廣西水靈渠源卽離水在桂州興安縣之北經縣郭而
南其初乃秦史祿所鑿以下兵於南越者至漢歸義侯
嚴出零陵離水卽此渠也馬伏波南征之師饒道亦出
於此唐寶曆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以通漕舟宋初計
使邊詔始修之嘉祐四年提刑李師中領河渠事重闢
發近縣夫千四百人作三十四日乃成紹興二十九年
臣僚言廣西舊有靈渠疑接全州大江其渠近百餘里

自靜江府經靈川興安兩縣昔年並令兩知縣繫銜兼
管靈渠遇堙塞以時疏導秩滿無闕例減舉員兵興以
來縣道苟且不加之意吏部差注亦不復繫銜渠日淺
澀不勝重載乞令廣西轉運司措置修復俾通漕運仍
俾兩邑令較銜兼管務要修治從之

自精五在平七終
管靈
來
昔國
不
來
管靈
自精五在平七終

98-11390

